

# 中国皇帝全传

车吉心 主编

● 第十二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820752  
3/42

车吉心 主编



# 中国皇帝全传



顾 问 安作璋

主 编 车吉心

副主编 赵凯球 蒿 峰 朱亚非



## 本卷目录

南宋

钦宗赵桓 /2891

高宗赵构 /2925

孝宗赵昚 /2957

光宗赵惇 /2976

宁宗赵扩 /2988

理宗赵昀 /3013

度宗赵禔 /3048

恭宗赵晬 /3054

端宗赵昰 /3066

赵昺 /3074

辽

太祖耶律阿保机 /3085

太宗耶律德光 /3106

世宗耶律阮 /3128

穆宗耶律璟 /3139

景宗耶律贤 /3152



## 钦宗赵桓

◎ 李 晓



2891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徽宗决定将皇位禅让给他的儿子，亟命宣召太子赵桓前来。

赵桓在小黄门的引导下趋步走进保和殿东阁，叩拜礼毕，抬起头，见赵佶半卧榻上，宰执大臣环侍榻前，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只听太宰白时中操起寿春口音说：“皇帝陛下



龙体不豫，已草诏禅位，太子殿下且请受禅。”话音未落，太师童贯和少宰李邦彦即抖开一领御袍披在了赵桓身上。赵桓神经质地浑身一颤，脸刷地一下白了，双膝一软，复又跪倒在地，直着眼，猛然放声大哭，坚辞不受。边哭边举体自扑，御袍也甩到了一边。赵佶又在纸上写道：“汝不受则不孝矣。”赵桓接过一看，哽咽着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赵佶见状，只好写了几个字令人召郑皇后前来。赵桓被扶到一边，犹自抽泣不已。不大工夫，郑皇后驾到，赵佶使了个眼色，然后走到赵桓面前，温柔地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付给你，过几年清闲日子。”赵桓抬起泪眼，嗓子沙哑着说：“父皇欠安，臣儿定难从命。”赵佶见僵持不下，乃命内侍扶赵桓前去福宁殿即位。福宁殿是皇帝日常居住的正寝殿，赵佶决意将赵桓安置到这里，显然是要迫之就范。哪知路上赵桓死不肯行，几个内侍吃力地扶拥着他，他犹挣扎不已，几至气绝。稍事停歇后，内侍又连拖带拉将赵桓拥向前去。走到福宁殿的西虎门，早就等候在那里跪拜称贺的宰执大臣也上前相帮，终于将赵桓拥到了殿内。人们原想就势扶赵桓升座即位，不料见他已身软体酥，昏厥过去，只好又七手八脚地将他抬到了卧榻之上。

这时，天已黑了下來，大内殿宇笼罩在一片暮霭之中。应召而来准备参加内禅典礼的文武众官早已在垂拱殿下班列成序，宰执大臣来到这里，商量再三，决定不等太子即位而先出宣诏。太宰白时中朗声宣读了禅位诏书之后，百官众口一词愿见新天子，不肯退去。宰执措立殿上，莫知计之所出。大宦官梁师成从后宫来到，对众人说：“皇帝自拥至福宁殿，至今不省人事。”百官闻言，议论纷纷，宰执大臣面面相觑，更加没了主张。刚才赵桓在保和殿不肯受命之时，



李邦彦曾建议急召赵桓素来亲热的耿南仲进宫侍候。耿南仲来到，吴敏就拉他闯回福宁殿，拟诏宣御医，退群臣，道是今日天晚，别日御殿。忙乱了一阵的大内至此才算静下来，只听得凄厉的北风裹挟来艮岳上的狮吼猿啼，宛如郊野。

耿南仲借助半明半暗的烛光，只见赵桓正仰卧昏睡在榻上，平时就少有血色的脸，此时显得更加苍白，眉毛淡淡的，只有眉头方能看得分明，鼻梁不高，两撇半寸长的胡须像括号一样围拱着因惊悸而微微扭曲的嘴巴，双颊狭长，下巴瘦削。仔细打量，不但找不到帝王的威严，也看不出一般 25 岁青年所特有的血气方刚的健康气质。耿南仲从政和二年(1112)起就担任了太子赵桓的老师，在东宫 10 年，是太子最为亲近的人物。他知道，赵桓的这种病态是由于长期以来抑郁寡欢，心境不佳造成的。

元符三年(1100)四月十三日，一个男婴在坤宁殿中呱呱坠地。4 个月前刚刚当上皇帝的父亲赵佶为登极不久就喜得长子着实庆贺了一番。他知道，自己的即位是由于哥哥哲宗皇帝赵煦死后无嗣的缘故，而从此之后，不但他本人得以位居九重，还可以把皇权传给自己的骨肉，不至于再像哲宗一样兄终弟及了。喜上加喜，他要普天同庆，要让天下子民们都能享受到他龙颜大悦的余波，宣布大赦，蠲免元符二年以前积欠的所有系官逋负，使老百姓也能从这位新生龙子身上多少沐浴到了一点浩荡皇恩。孩子出生 5 个月后，得名曰赵亶，封检校太尉，山东东道节度使，韩国公。翌年六月为开府仪同三司，封京兆郡王。崇宁元年(1102)二月又改名叫赵桓，八月始改名曰桓。赵佶是一个有“改癖”的人，对好多东西他都想改改换换。然而他把儿子的名字改来换去并不说明了他对儿子多么钟爱，在初得龙子的新鲜劲过去之后，他对这儿子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淡薄



了。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或许有儿子的才华品貌与他的审美观相去甚远的因素，更有孩子的母亲不受他宠爱的缘故。

赵桓的生母王皇后，开封人，是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大观二年(1108)九月，年仅25岁的王皇后就归天去了，此时赵桓刚满9岁。小小年纪就丧失母爱，其感情创伤可想而知，也不能不使他早早地体味到了人情的淡薄和世道的艰辛。

大观二年正月，赵桓进封定王，并出外就学，开始读书了。时常功课不外《礼》、《易》、《尚书》等经典和《汉书》等史籍，再就是文章诗赋之类。他的资质虽不很鲁钝，却也算不上聪颖，一篇经文常常需要数日方能成诵。好在他读书习作比较勤奋，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慢慢地也就给人种下了一个聪明仁孝的好印象。赵桓志好恬淡，兴趣狭窄。当时一般宗室亲王都冶游恣肆，无所不至，而他却沉默寡言，行止端凝，使人很难窥清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惟一爱好就是每日讲读之暇，用髹器盛些活鱼，在旁边呆呆地坐上半天，凝望出神而已。他在想些什么，谁也说不清。他或许是在揣摩那句“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与蚯蚓同”的古语吧。

时光荏苒，韶华似水，转眼赵桓已年满20岁，加冠之后，就算长大成人了。政和五年(1115)，即位已十又六载的赵佶觉着该效法先王，立一个储君太子了，而拥立嗣长子又是古今之通则，于是皇太子的名分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赵桓头上。他为了保住这个地位，变得更加谨小慎微。为了表明自己的恭俭谦退，在拜谒太庙之时奏请不乘金辂，不用卤簿，只常服骑马以往，还请求官吏不要对他称臣。入居东宫之后，他又奏请减少东宫的诸司局务，节约廩食。为表示自己的好学精神，他请求每天除了问安寝食之外，不拘早晚只要稍有闲暇就请学官赴厅讲读。凡此种种，煞费苦心。尽管如此，赵桓的太子之位

坐得还不十分稳当，时常有些明涛暗波在追逐冲击着他。

说起来，赵桓能够当上皇太子仅仅由于他沾了出娘胎早的光，是皇长子的缘故，他在父亲眼中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异母弟弟赵楷（赵佖的第三子）。赵楷似乎很有才情，他参加科举考试，居然压倒天下士子，夺得状元，越级升任太傅，改拜郓王，还提举皇城司，负责皇城的警备，掌握了一定军权。他可以不限昼夜，随便出入宫禁，还在景龙门外的郓王府和大内之间架起飞桥复道以通往来。于是，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如王黼、童贯，便在郓王身上打主意，企图促使赵佖废掉赵桓而拥立郓王。太子不安于其位的事，在当时已成了尽人皆知的话题。

政和六年（1116）六月，赵桓大婚，娶武康军节度使朱伯材之女为妃。次年十月，生子名湛，为嫡皇孙。这是宋朝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喜事，赵佖大喜。蔡京奏除赵湛为检校少保，常德军节度使，崇国公。后来王黼当权，欲排挤蔡京，就说蔡京以东宫比皇帝，而将赵湛降职。堂堂一个太子竟成了权臣相互倾轧的出气包，实在可怜至极。赵桓除了私下愤恨之外，什么办法也没有。最后，只是由于赵佖本人不想在废嫡立庶的问题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免得费心劳神，再加上大宦官梁师成等人的力保，赵桓才勉强保住了太子的地位。这些事使赵桓变得胆小而多疑。

宣和七年冬，随着金兵的大举南侵，赵佖对赵桓的态度也变得亲热起来。十二月二十日，他降御笔拜赵桓为开封牧时，有意一再表白这一任命不是根据左右大臣建明，而是悉出宸断，以显示自己对皇太子的信任。翌日，赵桓入朝问安时，赵佖又特意将只有皇帝才能佩带的排方玉带赐给了他。数日之间接连出现的这种种事端在赵桓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搞得他心神不宁，浮想联翩。他知道，开封牧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职

位，在本朝历史上自从太宗、真宗两位皇帝即位前曾担当过后，再没有第三个人荣膺此衔，而今父亲将此职位赐给自己，其意图是什么？难道说自己即将取代父亲登临大宝吗？果真如此，不但母亲忍辱含垢的苦心没有白费，而且自己多年谨小慎微、提心吊胆的生活也可望有结束之日了。他禁不住一阵狂喜，然而，转念之间，阴云般的恐惧不祥之感又很快吞噬了他的狂喜。须知，父亲统治 25 年，骄奢淫逸，放浪恣肆，民力困竭，田莱荒榛，上则群奸当道，下则民变迭起，人心解体犹如一盘散沙，危机四伏恰似一堆干柴，稍有风吹草动便可燃成熊熊烈火；迩来强敌入寇，狼烟冲天，河外将兵或降或败，或亡或逃，金兵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当此内患外忧、变乱丛生的多事之秋，父亲委以重任不是要将我硬往风头浪尖上推吗？他自己飘然引退，只不过是应急权宜，想找个替罪之羊罢了，又岂能甘心让位？天下大乱则罢，一旦度过危机，转至太平，谁能保证他不再夺回皇位呢？自己虽贵为太子，多年以来形单影只，在政治上并未培植起来点儿根基。而童贯、王黼等人把持朝政，控制军权，爪牙羽翼遍布海内，万一这些家伙狗急跳墙，发动政变，则自己恐怕求为长安一布衣亦不可得矣。想到这些，他不寒而栗，他不甘心去充当个替罪羊的可怜角色，他不情愿将自己置身于风头浪尖之上去遭受狂涛巨澜的煎熬。正是在这一念头支配下，他才演出了那拼死抗命的一幕。

然而他的能量太微弱了，除了泣哭硬赖之外，他没有别的本事。而且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温和驯从、优柔寡断的人，或许他在主观上也希望成为孝子贤孙，因此，当赵佶再次拿出孝道来威逼他的时候，他的心理防线便轰然溃决了，更何况他内心深处也并非压根儿不想当个皇帝呢！

次日，赵桓在经过又一次固辞不允之后，终于御垂拱殿接受了百官朝贺，然后大赦天下，当上了皇帝。就这样，北宋王朝开始了它的第九任皇帝的历史，也迈出了它走向灭亡的最后一步。

## 二

赵桓治理国事也像幼时读书一样，算得上是个勤勉用功的皇帝。即位之后，他每天都临御便殿，延见群臣，批阅四方奏报和士民所上章疏，常常要忙到半夜还不休息，个人生活上也依然俭约朴素，无所嗜好。但他最多是个中等才干的人，柔弱寡谋，多疑多变，缺乏政治家起码应有的干练、果敢的素质，好多明摆在眼前的事他都辨析不清，更谈不上有什么深谋远虑了。他常常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言论所左右，莫衷一是，缺乏主见，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被别人推着才向前迈出一步。这一步没走完，他可能又转回头来向后走，或者干脆原地踏步，瞻前顾后。总之，支配他两只御脚的主要因素不是他自己头脑里的思维意识，而是取决于不时变换的各种耳边风的强弱。

凶悍的金兵正朝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猛扑过来，赵桓是怎样应付这个局面的？

新天子治下的开端正值残腊岁尾，按照惯例，新天子即位逾年即改元，当下中书大臣计议一番，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义，改年号曰靖康。这个新年号所寓的靖难安乱、天下太平的愿望当然是不错的，然而靖四方、康兆民的主旨据说是“和戎”，即与金人讲和，可见赵桓及其朝廷一开始是将讲和



放在首位的。但议和并没坚持到底，不几天，赵桓又变成了主战，后来又从主战变成主和，有时在一天之内变几变，有时又在同一件事情上朝三暮四，或者是在战和两极间徘徊，或者是把战与和双管齐下，并行不悖，既主战，又主和。变来变去，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二这天，赵桓还下诏令有司依真宗幸澶渊的故事预备亲征，命吴敏为亲征行营副使，兵部侍郎李纲、知开封府聂山为参谋官，在殿前司集结兵马。然而第二天，瀋州(今河南滑县东北)失守，金兵渡河的消息传来之后，汴京城里一下子炸了窝。当天夜里，赵佶就出通津门逃往东南，一些王公大臣也纷纷收拾私财、携妻带子随之出逃。赵桓见自己被撇在危城之中，既气又怕，亲征的事他断然不敢去想了，打算一走了之，却又怕像唐明皇一样神龙失势，大权被别人夺去，一时拿不定主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六神无主，坐卧不安。

初四日，京师戒严。天一亮，赵桓就在延和殿集宰执议事。大伙儿建议出狩襄邓(今湖北襄樊一带)，赵桓也基本同意。说话间，兵部侍郎李纲破例上殿，启奏道：“大街上议论纷纷，说宰执欲奉陛下出狩避敌，果真这样，宗社可就危险了。道君皇帝传位陛下，今舍之而去，行吗？”赵桓默然不答。太宰白时中说：“京城岂能守得？”李纲说：“天下城池哪有比得上京城的？而且京城乃宗庙、社稷、百官、万民之所在，舍此而何至？若能率励将士，慰安民心，岂有不可守之理？”内侍陈良弼转出来说：“京城榷楼创修，百不及一二，城东樊家冈一带濠河浅狭，决难防守。”可守不可守，双方各执一端，弄得赵桓又没了主张。沉吟片刻，他才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让李纲、蔡懋、陈良弼去城东实地考察，商量出一个



大家都能接受的意见再说。李纲等人回来后依然各执一词，只是陈良弼除了一口咬定不可守外，说不出多少道理，而李纲则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如整厉军马，扬声出战，坚守以待勤王之师等。说得赵桓心里活动起来。“坚守是可以的，”他说，

“但谁可任将呢？”李纲说：“白时中、李邦彦虽然是书生未必知兵，但借其位号，抚驭将士以抗敌锋，正是他们的职责。”白时中恼羞成怒，耍起无赖，抬高嗓门说：“李纲，你难道能出战吗？”想借此吓倒李纲。李纲慨然道：“陛下不以臣为庸懦，倘使治军，愿以死报！只是人微官卑，不足以镇服士卒而已。”赵桓当即升他为尚书右丞，然后退朝进膳，似乎接受了李纲坚守的建议。

岂料饭后赵桓传出话说，仍得继续议论以决去留之计，同时任命李纲为东京留守。原来仅仅一顿饭的工夫，赵桓的主意又变了，显然又想出狩了。

在福宁殿继续议论的时候，李纲先声夺人，举出了唐明皇南逃川中的历史教训，说“出狩就是龙脱于渊，前途莫测”。赵桓还在犹豫，内侍王孝竭从旁奏道：“皇后、国公（即赵湛）已经走了，陛下怎可留在此地！”赵桓脸色大变，从座位上跳下来，眼泪也急了出来，声音也变了调：“你们不要再留了，我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李纲见状，哭拜在地，以死相邀。正巧皇叔燕王赵似、越王赵俣来到，也说应该固守。在几个人的共同劝谏下，赵桓好大工夫才静下神来，在纸上写了“可回”2字，派人追回皇后、国公，转过脸，直直地凝视着李纲说：“我今被你留下，治兵御寇，一切是你的责任，不许少有疏忽！”李纲再拜受命。

这次坚守的决定也没过夜。赵桓惶恐不安地熬过了白天，到半夜时分见皇后、儿子都没回来，就又变了卦，传令天明出



发。初五早晨，李纲上朝，只见禁卫军披甲列队，皇帝的乘舆服御摆在院中，六宫妃嫔正待上车，已是行色匆匆的模样了。李纲厉声对士兵们说：“你们愿意死守京师呢，还是愿意保驾出走？”将士一致高呼：“愿意死守！”李纲急忙入见赵桓，说：“陛下已许臣留，为什么又想走？六军父母妻小都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半路散归，陛下靠谁保住？再说敌人已经逼近，得知皇帝还未走远，必用快马尾追，那时陛下怎么办？”这话问得很有分量。赵桓琢磨琢磨，觉着确实在理，只好再次打消了出走的念头。

初六，赵桓登上宣德门，宣谕六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皆感泣流涕，拜伏门下，山呼万岁。

这时，黄河北岸的金兵已将近渡完，而京城的防御工作一切得从头做起。李纲在每一面城墙上部署守兵 1.2 万人，准备下石炮、弓弩、砖石、擂木、火油等防御器械，另外设立前后左右中军 4 万人，前军居于东门外，守卫屯积 40 余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守住樊家冈，其余三军留在城中策应四方。部署得刚刚有个头绪，敌人就兵临城下了。

初七日，金兵开始攻城，西水门(宣泽门)最先告急，被宋军挫败。次日又转攻北封丘、酸枣诸门。李纲亲临指挥，将士无不奋勇作战，再次重创金兵，歼敌千人，粉碎了金人想一举攻下汴京的企图。

金兵虽攻势凌厉，优势却在宋朝一方。金兵只有 6 万余人，数量远不及宋的守城兵，西北边防军和各地驻军也纷纷来援。金悬兵深入，又顿兵于坚城之下，实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是完全可以歼灭敌军的。然而，天不亡人人自亡。赵桓虽在几度摇摆于去



留之后，被迫决定留守，内心里却依旧畏敌如虎。求和使者李邕回来说：“金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宋朝如累卵。”因此赵桓不相信宋朝人民会挫败金兵挽救危亡，他甚至害怕自己的内部会有人乘金人人寇而图谋不轨，他想不管采取什么手法只要把金人打发走，保住自己的皇位就算了事。因此，东京保卫战一开始，他就派出郑望之、高世则到金营求和。金人提出割黄河为界，还要犒军金帛，另派一大臣前去议和。赵桓看看宰执大臣，没一个作声的。李纲挺身而出，要去谈判。赵桓不许，最后以枢密副使李悦奉使。宰执退朝之后，李纲独自留下，问赵桓为什么不派他。赵桓说：

“卿性格刚直，不可以往。”原来他是怕李纲会在金人面前据理力争，妨碍他的议和活动。李纲说：“敌人气势锐利，我大兵未集，固然不得和，但议和若策略得当，则局势遂安，否则祸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举。李悦柔懦，恐怕要误国事。”还说：“敌人贪求无厌，又有郭药师等狡狴之徒为之谋画，必定会张大声势，过有要求。倘若朝廷不为所动，措置合宜，他们定会收敛而退；而如果朝廷震惧，有求必应，他们一定会得寸进尺，更加猖狂，忧虑是没有头的。”赵桓只是唯唯搪塞而已。李纲退下后，赵桓就授权李悦可增加岁币三五万两，犒军金银三三百万两，另送金1万两及酒果等物，以贿赂斡离不。

哪知宋使到金营，斡离不以攻破都城相讹诈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说要议和必须拿出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0万匹，马驼骡驴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全部归还，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做人质，才肯退师。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所要金帛之数即使竭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乃宋朝立国之屏障，

宋朝的祖坟也在此地。尽管条件如此苛刻，赵桓为求得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刮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上自宗庙宫禁乘舆服御之物，下至倡优人家的财产，理由是若不凑足钱财，金兵就会将宋朝“男子杀尽，妇人掳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好容易刮得金 20 万两，银 400 万两，而民间积蓄已空，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作为人质送到了金营。

正在赵桓因金帛不够数而大伤脑筋的时候，种师道、姚平仲率泾原、秦凤路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各路勤王兵也逐渐集结而来。种师道是西北老将，德高望重，天下称为“老种”。他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赵桓也像大烟鬼注射了一剂吗啡一样有了点精神。但他并没有好好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

按理说，各路兵马必须统一指挥方能增强战斗力。李纲提出要种师道、姚平仲归他节制。赵桓却怕他权力过大造成尾大不掉的威胁，不允其请。另设宣抚使司，由种师道任宣抚使，姚平仲任都统制，指挥勤王兵，还将原驻于城外的前后两军亦拨归宣抚使司统辖，使李纲指挥的亲征行营使司只管得左右中三军。赵桓虽屡次申飭两司不得侵紊，但既然两制既分，不相统一，两司之间互相掣肘，原本声势浩大的兵力，至此却自行削弱了几分。

宣抚司内部种师道和姚平仲对作战方略的意见也有不同。种师道老成持重，主张以逸待劳，过春分后再用兵；姚平仲勇而寡谋，主张速战速决，立即用兵。本来因犒军钱财不足而生怕金人生气的赵桓，这时也斗志昂扬，支持速战，乃密遣姚平仲取二月初一这天出兵，劫牟驼冈金兵大寨。此举既是偷袭，军机决不可泄。赵桓却信天不信人，出兵之前，他用术士楚天觉择劫寨日期，漏语于数日之前，弄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又张大声势，在开宝寺树起 3 杆大旗，上书“御前报捷”几个

大字，还在封丘门上张设御幄，以俟皇帝亲临受俘。这真无疑于公开给金兵通风报信。

二月初一夜，姚平仲、杨可胜率兵万人袭入金营。金人早有准备，二寨皆空。行至第三寨，金伏兵大起，杨可胜被俘杀。姚平仲拚力冲出，惧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去了。赵桓整夜未合眼，巴望着姚平仲凯旋，满以为此仗定成功，败讯却像一瓢无情的冰水一样劈头盖脸浇了下来，他大惊失色。原先主和的白时中、李邦彦乘机造谣说西北勤王兵全被敌人歼灭了。赵桓更是惊上加惊，他生怕金人前来怪罪，赶紧罢种师道兵权，把李纲革职，改任蔡懋做行营使，把劫营的责任全推到李纲、姚平仲身上。金使进城质问，宰相李邦彦竟当着赵桓的面颜卑膝地说：“用兵是李纲、姚平仲自作主张，与朝廷无干。”甚至还想绑缚李纲交给金使。

欲和则金银不足，欲战则偷袭失败。这一二天赵桓愁眉苦脸，垂头丧气，情绪坏到了极点。初三日，前去交割犒军物资的郑望之回来禀报，赵桓对他一再叹息说：“已错了，已错了，恁地怎生整顿得起？”郑望之说：“城下之盟，随便打发走得了。这就像富人家一日有贼逾墙而入，主家虽然知觉，但强壮仆人适逢外出，只剩老卒、稚童、婢姬之类在家，如何能擒捕得获？陛下在东宫时难道不知朝廷人才军政纪律帑藏财用将帅士马是个什么情况吗？大臣为陛下计划用兵之策，只知有可击之理，而不知无可用人，此不思之甚也。”赵桓深深点了点头，又叹息说：“已错了！已错了！”他觉着自己被留在京城错了，未将和议进行到底而贸然用兵也错了。为弥补这过错，他寄希望于金人的宽容，认为只有卑辞厚礼才能换来金人的宽容。他遣使向金人表白劫营非朝廷之意，保证要严惩劫营之人，还派人带着国书和割地诏书到金营谢罪。